

中華民國五年十月

講演彙編

第四期

京兆尹公署出版

講演彙編目次

短篇演說

農工用品選賣所之利用

說自利心之爲害

國民常識

選舉票不要受人運動說

生活力之可貴

說社會

生計指導

說園圃病虫之害

實業談

總說

說農業

開墾荒地

講演彙編

目次

講演彙編

目次

研究肥料

法令淺釋

現行審判制大意

權度法淺釋三

人格修養

個人之性質關係於社會甚大

待人勿存貧富之見說

陋俗改良

私塾改良白話問答

### 農工用品選賣所之利用

哈哈 好了好了 我們京兆的農工用品選賣所 現在已經開辦了 從此以後 我們京兆的農工兩業 不愁不發達了 農工發達 商業也就自然發達 不但怕各國的商戰 恐怕各國還要讓咱們的商業戰敗哩 也不足為奇 着些話暫時先不必說起 就勸諸位留心聽聽此選賣所的大概 趕緊的約起大家來實心改良 不要錯過了京兆轉貧為富的機會 本員也就心滿意足 佩服大家的從善如流了

農工用品選賣所 究竟賣些什麼物品 有這般的效力呢 大約分爲四類 第一類叫做農工用具 什麼耕作用的 收穫用的 選種用的 驅除害虫用的 製造農產用的 養蠶養蜂用的 以及農家各種雜具 工家的紡績用具 織染用具 縫紉用具 什麼學校手工用具 各種小工作用具 總而言之 農工用的器具 也就算是應有盡有了 孔子說是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

器 可見者器具不利 那農工業是萬做不好的 所以選賣所中 第一就先賣者農工用具

第二類就是籽種 什麼普通作物的籽種 特用作物的籽種 如美棉 蠶 籃等種 藥

用作物的籽種 如驅虫菊 大黃等藥 樹藝的籽種 如洋槐的籽種 果樹的籽種 古語說是種

瓜得瓜種 豆得豆 可見成長的好歹 全在此籽種的好歹 所以該所選賣的

籽種 者也是改良農業最要緊不過的了

第三類叫做肥料 什麼窒素肥料 我國所用的豆餅麻餅 都含有窒素在內

所以凡是與豆餅麻餅性能相同的 都可叫作窒素肥料

加里肥料 即西藥中各種加里鹽 凡含有鹹辣味的草灰及多屬此類 磷酸肥料 如骨粉 骨灰等 凡是

助長作物的 都包括在這一類了

第四類叫做藥料 什麼驅除害虫的 如驅虫菊粉 如石油乳劑等 治療家畜的 如硼酸

細心 藥料 藥料等 防備瘟疫的 如霍亂 痢疾 汞水等類 有者一類 我們為農為工的

也就可以思患預防有備無患了

而且選賣所與我們最相宜的 一件是出售各物通統陳列在陳列室中 各物的價值 各物的效用 都標記在上面 讓者參觀的一目了然 並且有不明白的 可以請教旁邊的技師讓他指示一切 開通風氣 招待參觀 總算是無微不至了

一件是凡是出售物品 都帶着一份說明書 說明試用的方法 祇要照書試用 便一點也不會錯

一件是關於農工用品 選賣所未有的 祇要我們先繳半價 開明名稱價值 他便可以代為購辦 哈哈 總算是周到極了 便當極了 所以我盼望者選賣所成立 比着盼望自己莊稼收成 還例着急了數倍 什麼緣故呢 你想莊稼收成 不過是一年的福氣 要是購用者選賣所的物品 去種田作工 保管是年年收成 年年沾光 不更是一輩子福氣嗎 我自己莊稼好 不

過我一個人的福氣 要是選賣所成立了 人人可以購用 不是人人的福氣嗎 俗語說是飢寒生盜心 人人不飢不寒 連盜賊都可以磨有了 夜不閉戶路不拾遺 那種太平氣象 難道還不算福氣嗎 所以成立的早一天 便有早一天享福的希望 成立的晚一天 享福的希望便須晚一天 恐怕不是本員盼望的着急 就連大家在外開過眼界 見過洋犁洋鋸洋斧頭洋裁縫 種種巧妙機器的 以及種種瘟疫 種種害虫 苦於無法收拾的 也一定是着急的了不得 盼望的了不得 好了好了 就請諸位合計合計 或是自己購用 或是合夥購用 或是用肥料 或是用籽種 或是用藥料 或是用器具 或是用肥料 好各縣的分所也要成立了 就算不購用 也無妨去參觀參觀 或是看看說明書 或是聽聽技師的講解 俗語說是不見一事不長一智 況且現在是巧勝拙敗的時代 要是牢守着舊法子 不去改良 你祇看那高陽人爲什麼他就改織提花布 織大布的爲什麼他就杼柚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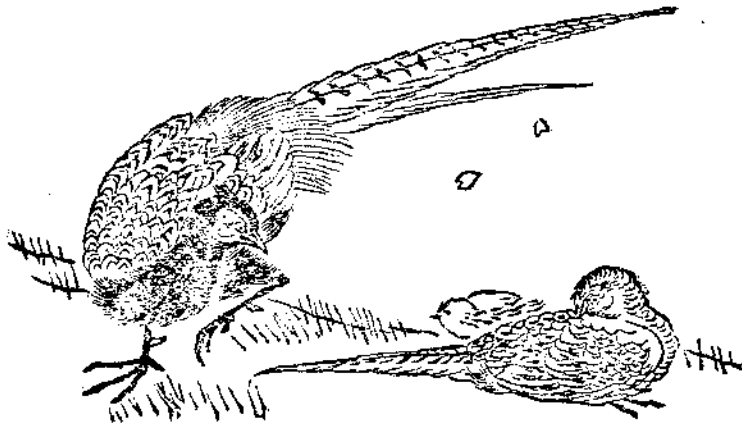
就者布業一事而論 不就是眼前的一個大教訓嗎 諸位若不趕緊醒悟 一味的迷着心 說是者是洋世界 洋章程 一時的流行 決不是長久的方法 就是那虫災哩 瘟疫哩 荒歉哩 都是一地方的人民命運注定 人力挽回不來的一種劫數 唉 木員也祇有自認多事 自找無趣罷了 那還有什麼話講呢





講  
演  
彙  
編

短  
篇  
演  
說



說自利心之爲害

人生世上從呱呱下地以來 餓了就會要吃 寒了就會要穿 自利的心誰沒有呢 既然自利的心人人都有 何以要說自利的心能穀爲害呢 這個問題從深奧處說去 雖有千言萬語也說不盡 現在只從簡易處說去罷 自利的心是什麼呢 就是自己顧自己的心 這個心不論古今中外男女老幼 都是有的 然而也要看他用得與不好 用得好的便是聖賢英雄豪傑義烈節孝 用得不好的便是鄙夫市儈賊盜狗彘 這個心從用的好歹分去 凡有四種 第一種是自利以利人利國的 第二種是只知自利不知利人利國的 第三種是假利人利國以圖自利的 第四種是害人害國以圖自利的 自利的心雖有多端然而不能出這四種 且等我一一說明 第一種的人他未嘗無自利的心 却本於他自利的心拿去利人利國 就如孔子說的 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 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這四句話分

開說來已欲立已欲達老吾老幼吾幼便是自利的心 立人達人及人之老及人之幼便是利人的心了 范文正公先天下之憂而憂 後天下之樂而樂 諸葛武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便純然的是利人利國的心 自利的心反倒轉攔在後邊 又如從古來的忠臣烈士俠士孝子義夫節婦 不知多少 有時激于大義 迫于急難 雖糜身捐軀 摩頂放踵 都要去做 他的生命財產一切都可不顧 你說他就無自利之心麼 却又不然 不過他所見者大能殼將公德心名譽心勝過了自利的私心 所以這種人最爲可貴 國家多有這種人幾個 便多有一分元氣 國家雖弱也不至于亡的 雖亡也不至於滅的

第二種的人只知利己不知利國利人 凡是自己有利的事 便拚命的去做 若有一毫爲國爲人的事 便不肯出力 這就是從前的楊子爲我主義 叫他拔一毛而利天下 他也不肯做的 這種人利己心太重 所以國家觀念 公衆思想就十分薄弱 外國人罵我國人如一般散沙 無愛國心 就是說的是

這一般人 然而我國現在這種人又最多 你說有甚麼法子呢

第三種人却比第二種人奸巧 又比第四種人壞到十二分 他的心本來就是利慾薰過的 然而口頭上總說的是利國利人的話頭 面子上却又裝出利人利國的樣子來 哄騙旁人 及至哄騙到手之後 便罔利營私無惡不作 口忠信而行盜跖 到那個時節呀 甚麼國呀人呀 一切都不必管了 只要自己有利 那怕將國家送掉 人民殺盡 他也不痛心的 你看從古至今的大奸雄大民賊 及自命救時的時彥 那個不是這種人呢 然而現在的這種人却又多得了不得 你要說他自利嗎 他却又口口聲聲說利國利人 你要說他利國利人嗎 他的內囊卻又的確確是自己利自己 所以要反對他的也沒有這種理由 要裁制他的也沒有這種法律 只好任憑他胡行亂為罷了 你看朝鮮埃及亡國的時候 那些大臣志士 那個不是這種行為呢 所以國家多幾個自利的人 及害國害人的人 到不至于亡國 若果這種假公濟

私的人 多有幾個國家種族 也就得快了 你說可怕不可怕呢 但我所說的是假公濟私的人 若果是真正利國利人的人 就應該還入第一種內 叫大家崇拜他纔是道理

第四種害國害人以圖自利的人 就如盜賊奸宄騙子國賊民賊等都是 這種人專想害人 居心極爲可惡 然而社會上的人 對於這種人 都切齒痛恨的 一面有法律去懲治他 一面有大衆去制服他 所以這種人到不如第二三種人多了

以上四種的人 誰好誰歹 大家也分別得出來 不必待我說了 然而現在世風澆薄 禮教不興廉恥喪盡 你若去細細的考查起來 第一種的人 必定如鳳毛麟角 簡直是稀少的 第一種的人既然少了 第二三四種人自然越發的增加了 如果我們的中國再沒第一種人出來支持 恐怕亡國滅種是不能免的了 唉可怕唉可怕 這都是中國人自利的心太盛的緣故 這都是

用自利的心用得不好緣故

你看外國人何嘗無自利的心呢 然而他的國家何等富強 國內從未見自相殘殺的事 是甚麼緣故呢 因為外人自利的心不是為的一人一家 為的是公衆國家 因他所見者大 看國家及公衆的利害存亡與自己是相關的 國家及公衆的利益 若不大家保存 國家既亡 自己的私利也不能保存了 所以外人對於當兵納稅的事都肯踴躍從事 你說他蠢嗎不會顧私利嗎 其實他保存公利 就是保存他的私利 他才是不蠢呢 你又看那猶太人只知道以錢爲命 只圖利己 不知國家公衆爲何物 後來弄到亡國 現在的猶太國人 那一人不被虐待 那一個的生命財產不有危險 你說自利的心到底有甚麼好處呀 所以這種只圖自利的人才是蠢呢

據以上說起來 自利心的害處 既然如此 所以我勸中國人 要知道做人的道理 總要在世間上有益于人于國的事 切不可自己只顧自己的私利以

致做成上面所說的 鄙夫盜賊市僧狗彘亡國奴 落千載的罵名 就不能做到聖賢忠孝俠烈節義的地位 也要存着個利人利國的心思 害人害國的事不能去作 就是假公濟私的心 也萬不可存 大家秉着良心做去 久而久之自覺得衆人及國家的公利與自己的私利如同一樣了 假使我們同胞四萬萬人都能殼存着這心 還有一個不愛國的嗎 國家還有不強盛的嗎



選舉投票不要受人運動說

陳鳴鑿

古來的時候 由晉魏東漢 向上數 一直的到三代 全用選舉的法子 他那法子 是各里有各里的選舉 各鄉有各鄉的選舉 無非檢那人品端良 道德優美的人 選舉出來 叫他做官 所以那時候的人 無不修德礪行 作為進身的地步 到了後來 法久弊生 也有品學不好 運動鄉里人 叫人家舉他的 也有假充好人 瞞哄鄉里人 愚弄着人家舉他的 自從有了這個弊病 選舉法子就不好再用了 所以隋唐以來 變為科舉考試 到了前清末葉 考試的弊病更大了 所以民國成立 仍行古制 上自國會 下至城鎮鄉的各議員 全用選舉投票的法子 以得票多者為當選 這個法子 誠然是不錯 不料人心不古 就有那沒道德人 他明知道自己的品學 不能見重於鄉里 要竟等着人家投票舉他 就是兩點似的那麼些票 也恐怕輪不到他的頭上 這可怎麼好呢 非運動不可嚶 於是乎就撒開了手這



們一運動 或是仗著金錢去買 或是託出人情去說 甚至於把那嚇詐鄉愚的法子來去威脅強迫 總而言之不達到當選的目的他是不肯甘心 者就叫做運動投票 那運動的固然是不够資格 但是受人運動的 也未免放棄權利呀 這是甚麼緣故呢 誠以選舉投票 本是國家給人民的特權 不受他人的干涉 也不受他人的侵犯 要是受了他人的干涉侵犯 那選舉權 就不能自由了 既不能自由 豈不是放棄權利嗎 必得先存一個主見 我平日所崇拜的是誰 投票時候 我就舉誰 別人叫我舉誰 我一定不能由着他 假如我所崇拜的人 果然是正人君子 好善本是人的同情 我舉了他 人家必然也要舉他 大家自然不約而同啦 何愁著好人不能當選呢 這纔是天下的公理 這纔是選舉的精神 這纔不愧於國家給人民的特權哪 這不受人運動 有多們好哇 假如要是受了人家運動 那可就糟啦 大凡端正的人 必不運動 運動的人 必不端正 那受運動的壞處 有兩大端

那兩大端呢 一是埋沒正直好人 凡選舉的時候 或是國會 或是省議會縣議會 必有一定的額數 如果大家皆安分守己的 靜聽公民選舉 就得得了 不得就不得 並不動心、豈不是好 那裏知道人類不齊 就有囂張的人 惟恐怕這議員得不到手 這就運動起來了 議員裏頭多一個囂張的人 即少一個正直的人 議員祇有此數 運動的卻是無窮 囂張的人既多 那正直的人 自然就少了 這豈不是把好人埋沒了嗎 一是貽害於國家社會 國家選舉議員 本是爲社會謀幸福 有利於地方的事情 賴議員把他興起來 有害於地方事情 也賴那議員把他除了去 純乎爲公 絕不爲私 這纔够議員的資格呀 要是由運動得了議員的 就不然了 論他那運動本心 並不是爲國 也不是爲民 無非爲的是爭權 再不然就爲的奪利 每月除了支取薪金 任意揮霍之外 別無所事 及至到了議場 他平日本來沒有學問 又少閱歷 有甚麼建議呢 不是噤若寒蟬 就是無理取

鬧 再不然 就是隨聲附和 甚麼叫作國計 甚麼叫作民生 他是滿不管  
你想議員裏頭 要有了這類人 豈不是誤國殃民嗎 這受人運動的害處  
有多們大呀 總而言之 投票的人心眼兒 總要一秉大公 不受運動  
固然是好嘍 然而這裏頭 也得有個變通纔好 比如我所願意舉的 或是  
不孚衆望 人家所舉的 確是品學兼優 兩相比較 未免相形見絀了 我  
不妨舍己從人 舉那個好的 假如人家所願意舉的 或是不孚衆望 我所  
願意舉的 確是品學兼優 必得勸勸人家 也跟著我同舉這個好的 這就  
是強人就我 無論是從人從己 總是出在投票人的本心 絕不是出在被選  
人的運動 這就是權自我操 不算放棄了 我們中國選舉投票 人人有了  
這樣程度 所舉必然得人 上可以利國 下可以福民 這議員的名譽 有  
多們好哇 盼望盼望

生活力之可貴

每年一到了秋收之後 就是吾們鄉下人分別善惡的時候 偷東西的多起來了 劫路的多起來了 討飯的殺人的亦多起來了 直鬧的過了冬到了明年種春麥的時候才算罷休 在這一百多天之內 家家弄的坐不寧睡不安 這個罪兒實在是不好受咧 實在說罷 這一冬的功夫 就有許多人犯了罪喪了命 因為法律是不容情的 這許多的冤魂 那敢保其中沒有我們的弟兄 我們的親戚 往遠處說罷 亦難保沒有吾們的鄉親 人情誰無手足 誰無妻子 不到了過不去的河邊上 又有誰甘心樂意作害人的事 我們看見隣家兄弟妻子離散 也該動點兒測隱之心了 孔夫子說十室之內必有忠信 那光景是多麼好 現在是十家之內 必有盜賊 這現象可實在不好 將來必至弄的沒有一家能過日子的 試問那還了得嗎

大家趕緊想法子罷 法子怎麼想呢 有五個字的要訣 就是加增生活力

這生活力與天然力有個分別。天然力是晝夜寒暑等事，不用人工的。這生活力都是要用人工。調和天然力，節制天然力的。吾且大概說一說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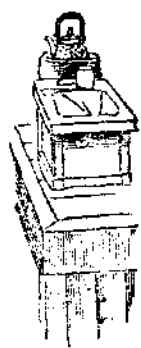
(一)水旱的調和。中國是重農之國。田地的收成，莊稼的旱澇，實在是我們鄉下人我們中國人的命脈。收了莊稼盜賊就少些，不收莊稼盜賊就多些。這是我們數見不鮮的了。可是旱澇全靠着下雨的多少。這個法子實在不能把准。我說個准法子吧。美國金山的地方是整年不下雨的。若遇見水年別地方的水就全流到金山來。因為那地是很低。這塊地若攔在中國，簡直的成了廢物了。那地方的人就挖了許多的井，為的是澆田。又挖了許多溝渠，為的是洩水。不下幾年的功夫，那地方就變了美國第一的農產區。也不旱，也不澇。你看多麼好呢。

(二)事業的調和。人口一天比一天多，田地還事那麼些，就漸漸的入不抵出。若是再在家裏靠着，將來是全不得了。所以必得出外找事。你想沒有

學問的人能找着好事麼 是萬不成的 所以作父母的必得趕緊叫孩子上學堂 學好了本事 找着了好事 作國家的棟樑 作社會的砥柱 增光耀祖 多麼好呢

(三)強弱的調和 有病的 瞎眼的 殘廢的 孤寡的 都是社會上最軟弱的 最難受最不容易生活的人了 若鄉里有善人就得養活他們 因為他亦是天之赤子

總起來吧 調和力就是生活力 生活力越大的調和的越完全 把人間造成了小天堂 這就是吾們大家的責任了



講 演 卷 編

國 民 常 識



說社會

社會二字 俗說就是人羣 當混沌初開的時候 那知道有甚麼團體 到後來先有夫婦 繼有父子 因親及親 纔有家族 又由小羣合爲大羣 漸漸發達 纔成爲今日的社會 個人對於他 如同萬物對於空氣一般 一時一刻也不能分離的 若說到分離 那便非人類 何以見得呢 因爲人與下等動物不同之點就因爲人能合羣 人有社會 下等動物 不能合羣 沒有社會 有人說下等動物 也未常無羣 類如象在深山裏頭 每逢出來 必要結成一羣 而且一羣之中 又必有兩個作先導的 防備有甚麼危險 又如螞蟻從窩裏頭出來的時候 也往往成羣結夥 古人給他起名 叫作蟻陣 這一羣螞蟻 與那一羣螞蟻 爭鬪的時候 其中偶有死傷 大家必然把他背了回去就此看來 這象同螞蟻兩種動物 互相親愛 互相保護 不能說他不善用羣 但是他究竟不能與人相提并論 不能說他有社會 是甚麼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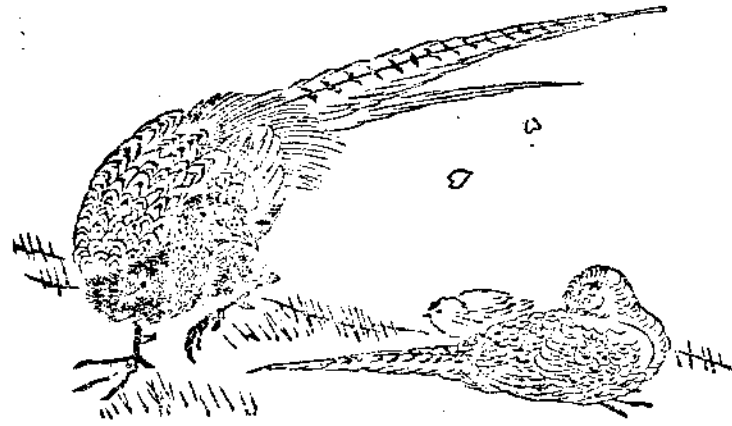
故呢 皆因這種動物 僅知道有形的利害 至於公共生活的能力 實在是不完全 往前說 沒有歷史可言 往後說 沒有進步發達可望 彼此處在一起 也是那樣 彼此分離開 也是那樣 不信就看看動物園裏所豢養的動物 就可以了然至於人類 可與他們大不相同 進步發達 都有跡可尋 或是父子相繼 或就一種事業 或是熟計利害設法防患於未然 所以個人所作所爲 就是爲自己罷 也有時候不專爲自己 說是爲人罷 也并非純乎爲人 大半都是相助爲理 相因成事 一個人的事業 能於他人有直接間接的影響如一個農夫 他本以耕種爲業 但是他收割下來的五穀 不是都爲自己吃的 就是他耕種之時 所用農具 也並不都是自己製造的 可見農夫之於人 是不能無關係的 又譬如一個工匠 他本以製造爲業 但是造成的器皿 萬不能專供自己之用 就是他所用的原料 所用的器具 也不能是他一手做成的這可見工匠之於人 也是不能無關係的 以此類

推 各種職業 都有這個情形 總得有別人來補助 纔能成事這所謂共同  
生活 由這公共生活 就不期然而然 暗中結的一種團體 俗話叫作人羣  
文言就叫作社會



講 演 彙 編

國 民 常 識



說園圃病蟲之害

農家最可怕的 第一是天災時變 如像久雨久旱 大雹大風 人要想法子預防他 實在不容易 其次就是病害與蟲害 田地裏頭 若是發生了病蟲害 收穫一準減少 其害亦屬不輕 遇利害的年頭兒 庄稼竟有通被毀盡 顆粒無收的時候 故說到病蟲爲害 也是農家最可怕的 爲甚麼只算他第二呢 但是這病蟲之害雖凶 尙有預防驅除的法子可想 所以比起天災時變來 還算是次一等的 病害發生的原因 多由病菌的寄生 氣候不好的年頭 發生更甚 尤易傳染 栽培的不得法 致作物的本體虛弱尤易發生病害 病害的種類甚多 各種作物所生的病 也各不一樣 但是要講到防治的法子 總不外預防病因 嚴防病菌 講求種法 強健作物本身諸事 蟲害雖由各種蟲子爲害 驅除的法子 最要的在防止卵子化生蔓延 再雀鳥及昆蟲中 有許多喜啄食害蟲的 鳥類如 燕雲雀 伯勞鷓 四十雀

啄木鳥 杜鵑 郭公 日雀 義雀 鶉雀 鷓鴣等昆蟲如螳螂 蜻蛉  
 優曇華 瓢蟲 斑蝥 蘆芥蟲 蜴蠊蟲 蜘蛛 糖蜂 馬尾蜂 寄生蜂  
 猩猩蠅 平蛇等 如此類的蟲鳥 都叫他做益蟲益鳥 不但不要傷害他  
 還宜當保護他 使他多多繁殖 可以多代人去驅除害蟲 以下將各種極普  
 通 極利害的害蟲同病害 擇其要緊的 一種一種的說其習性 並舉其驅  
 除防治的法子 以供大家參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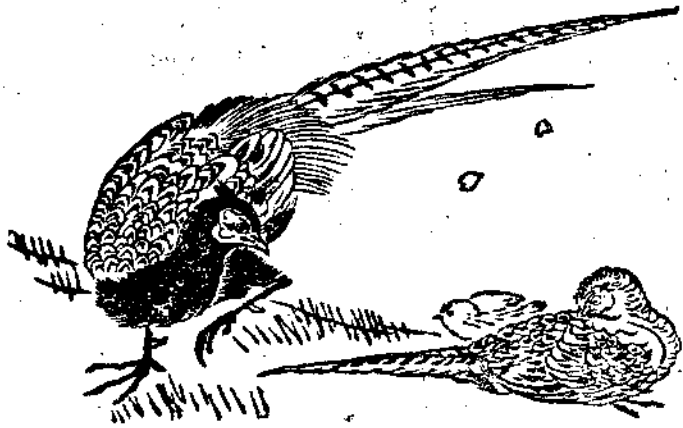
第一 螻蛄

螻蛄成蟲 帶暗褐色 密生短毛 前翅小成爲鱗狀 後翅大 尾端有二個  
 鞭狀附屬物 前翅變形 爲便于掘土之用 體長一寸餘 卵仔爲黃色 稍  
 爲球形 在地下三四寸深的土窩中 卵期約一個月 遂成幼蟲 幼蟲初帶  
 白色 漸變暗褐色 蛹與幼蟲相似 與成蟲形狀略同 單缺翅子 體較軟  
 弱 成蟲二年發生一次 自三月至八月 蝕害莊稼 幼蟲脫皮三次後過年

來年春天 再脫皮四次 遂成不完全的蛹 再經五次脫皮 方成成蟲  
 成蟲後產卵二百粒至二百五十粒 雌蟲產卵後 暫時離巢 至卵將孵化  
 再來擁護 第二次脫皮後 幼蟲即能獨立生活 性喜濕地 橫行田圃地下  
 猛吃莊稼幼根 當種子發芽時 更喜食幼芽 白天隱藏土中 夜間四處  
 跳躍 遭害的土地 縱橫隆起 苗圃受害最大 北方比南方更甚 下雨以  
 後及近水的地方 尤為利害 防除的法子 (一) 螻蛄好暖氣 晚秋的時候  
 將馬糞或木葉 埋在田圃的角上 螻蛄通藏在裏面 早春時候 撥開埋  
 的糞葉 一齊殺却 (二) 用鋸屑 浸透石炭酸水 或薄丁比油 撒布被害  
 地方 即可驅除 (三) 用石油空罐 埋在田圃各處 上蓋草蓆 使其穿入  
 罐中 (四) 查看地中 見有螻蛄出入 後再加水 螻蛄自由孔出 即可撲  
 殺 (五) 用苦杏粉與黃米混合 撒布被害地 亦可驅除

講 演 彙 編

生 計 指 導



## 實業談

### 總說

實業發達則國家興盛 實業破壞則國家失敗 這兩句話 幾成了萬國通行的官話 大家試想 我中華是興盛的國家呢 是失敗的國家呢 無庸多說 總就是因為實業不發達的緣故了 實業兩字 怎樣講法 就是要用實在的能力 實在的工夫 實在的聰明 實在的學問 做出實在與人生有用的事業來 這纔算的是實業 實業不一 可用農業工業商業 攏總包括了 我今日要先講農業

### 農業總說

俗語有話說千買賣 萬買賣 總不如翻弄土塊 這真是明白農家的事業為我們生命的根本 所以我中國幾千年來 貴為天子 更必行耕田的大禮 勸勉百姓 莫忘了衣食所從來 人口越多 衣食的費用越大 諸位知道



我中華同胞，早已號稱四萬萬了。按照文明的程度，每過二十五年，人口可以加添一倍。這樣二十五年後，我同胞就有八萬萬。人口有加無減，農業有減無加，欲求衣食無缺，豈不難若登天。是不能不早想法補救了。補救的法，都是什麼？我說最要緊的，約有七樣：一樣是開懇荒地，二樣是研究肥料，三樣是驅除害虫，四樣是擇地選種，五樣是留心牲畜，六樣是加意林木，七樣是預測旱潦。

### 開懇荒地

近幾年來，留心民事的，開口便說：田地所出，不穀人用，教我同胞，受飢受寒，是真地少之害，無可奈何的事呀。咳，說這話的，他心裏不但不知有西歐東美，並且不知道我十八省外，尚有滿蒙回藏區域，更不知道滿蒙回藏的土地，較比我十八省大着多少，更不知道滿蒙回藏的人民，較比我十八省少着多少。以我十八省多數的人民，開我滿蒙回藏多數的荒地，雖百數

十年後 我的人民多到數十萬萬 尙可以飽食暖衣 安享太平 豈有當今日就敢大膽說地少爲害之理 最可惜的 人民智識未開 貪戀故土 不肯搬動 更造出在家千日好 出門時時難的俗話來 搖亂人心 弄的明知是大利所在 終究是倒退不前 那裏知道 在家出門 莫非是爲的生活 如其在家而甘受凍餓 何若出門而衣食無缺呢 往歲現任京兆尹 王志襄公 長高密縣時 從特別設法 送飢民數千人 到黑龍江省 開種荒地 至今家家富足 是個憑據 况近處如張家口左右 也有若干好地可開 政府更要想辦法幫助 留心農業的 何不快作打算 捷足爭先呢 說到開地的法子 開地的傢伙 暫時先用我中國的笨法子笨傢伙 得的好處也就不少 要能用機器開懇 更是利市三倍

### 研究肥料

農家所種的莊稼 如稻粱菽麥黍稷一般東西 不給他肥料吃 他就不肯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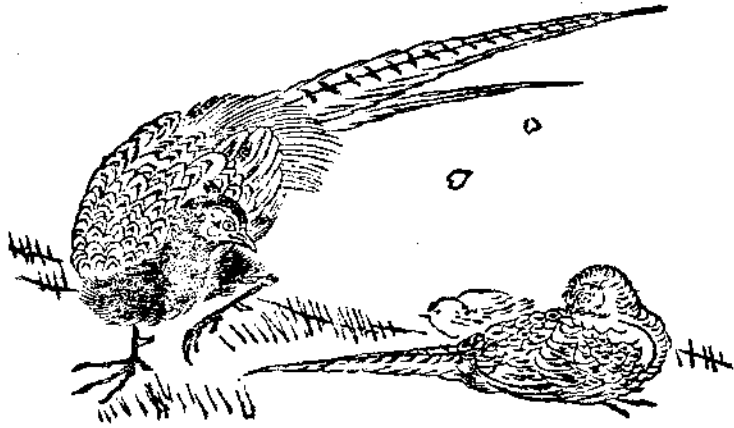
盛 肥料兩個字 就是說莊稼吃了這些材料 可以肥大 好比仿我們人吃了鮮鮮大肉 可以肥胖一樣 肥料到底是什麼 我說是灰糞合豆餅之類 而包裹的更多 要知道什麼莊稼 該用什麼用肥料 必先知道各樣的莊稼 都是用什麼原料組織而成的 這種專門學問 只可說其大略 不外乎酸 素 水素 炭素 窒素 加里 那篤惱謨 硅素 磷 鐵 硫磺之屬而已 凡含帶這些原料的東西 無論含帶一兩樣 或兩三樣 都可用做肥料 加於土中 或加於水裏 以供給那些莊稼吃喝長大 但是莊稼吃喝肥料 合我們人飲水食物相似而不同 我們人喘氣用鼻 吃喝用口 莊稼喘氣用 葉 吃喝用根 用葉喘氣 纔能由空氣中得到炭素 吃喝用根 纔能由水 土中得到各樣原料 所以我們於莊稼的葉子合根 要緊加意保護 若是傷 了他的葉子或根 就如同塞住了人的口鼻 雖有肥料 也不能得論到肥料 的做法 我中國人早知留意 各國吹噓 近也漸漸知道用石灰了 若說特

別的肥料 像美國人莫爾司 想出法子 養活由空氣裏吸收窒素的微虫  
做成肥料 用在豆地裏 可以多收十幾倍這又是專門學了 耕地要深 翻  
陳出新 也可以教莊稼多得些肥料



講 演 集 編

生 計 指 導



釋現行審判制

社會的程度 一天進化一天 人民權利義務的界限 一天分明一天 因而一切訴訟事件 亦就一天繁多一天 所以不得不特設各種審判衙門 以審判事理曲直的民事 以及審判罪刑有無的刑事 我國審判衙門的階級 分爲四 而審判的階級 則以三爲限 所以名作四級三審制 什麼叫做四級呢 如初級審判廳地方審判廳高等審判廳同大理院就是 這四種審判衙門以內 各附設一檢察廳 大概說起來 民事向審判廳起訴 刑事則向檢察廳起訴 其中職員有廳長庭長推事檢察官書記官承發吏司法警察等名目 什麼叫做三審呢 比如不服初級審判廳的判決 直接向地方審判廳請求撤銷原判 或是變更原判的訴 稱作上訴 上訴的程序 這麼呢 比如因三百元以下的訴訟 當先向初級審判廳起訴 假使不服初級審判廳第一審的判決 可以向地方審判廳提起上訴 再不服地方審判廳第二審的判決 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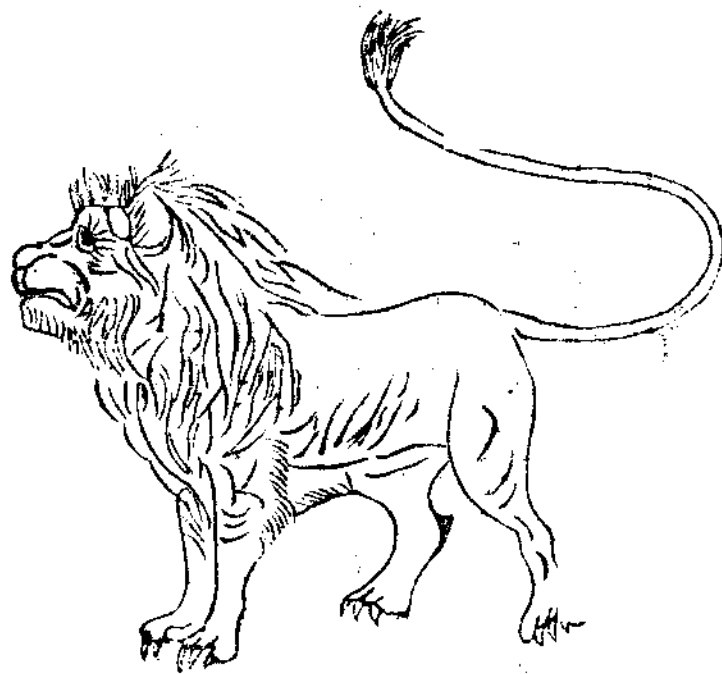
以向高等審判廳提起上訴。這不是由初級而地方而高等爲三審廳。又比如因三百元以上的訴訟，當先向地方審判廳起訴。假使不服地方審判廳第一審的判決，可以向高等審判廳提起上訴。再不服高等審判廳第二審的判決，可以向大理院提起上訴。這不是由地方而高等而大理院爲三審麼。簡單說起來，訴訟自初級審判廳起，只能上訴不服至高等而止。訴訟自地方審判廳起，只能上訴不服至大理院而止。但是有不可不注意的一點。反正初級審判廳所判決的事實同法律，都能據作提起上訴的理由於地方審判廳。或是地方審判廳所判決的事業同法律，都能據作提起上訴的理由於高等審判廳。獨是由初級審判廳上訴到高等審判廳，或是由地方審判廳上訴到大理院，只能據原判決的法律聲明不服，而不得關涉事實。事實同法律，如何分別呢？試給一淺近的比例罷。如趙某因電氣被錢某竊盜而起訴。在第一審地方審判廳及第二審高等審判廳，單問有無竊盜電氣的事實。到了第

三審大理院 只能研究電氣在法律上是否爲一人的所有物件 如果錢某竊盜電氣 業經地方審判廳或是高等審判廳判決實有這事實 如上訴或大理院 辯訴並沒有這竊盜事實 那就不准了 如要上訴大理院 祇能訴竊盜的電氣 在法律上是否爲犯罪行爲的一種 這法律同事實 在訴訟進行上面 極有關係 實在不可不明白的 如上說來 所有民刑訴訟 當歸審判衙門審理 但是現在國家因經費支絀 不能遍設審判衙門 所以沒有設立初級廳地方廳的縣分 所有民刑訴訟事件 暫歸縣知事審理 如縣知事判決的刑事案件 有最重主刑三等有期徒刑以上 或是罰金五百元以上等判決 則案情必然重大 當由縣知事送交高等審判廳覆判以後 方算確定 亦可見政府尊重人民生命財產的意思了



講 演 堂 編

法 令 淺 釋



權度法淺釋 (三續)

甲乙丙種權度 輕重長短 既不相同 其中就有相差地方 以兩制互相折合 很是困難 所以本法內列有比較的數目 載于附表第一號 若要知道甲種某數 與乙種某數相差若干 一看附表就可知道 所以不必詳說 名稱亦然 第四五條 第六七條 權度由農商部保管 並製造副原器分存各部 無非慎重之意 以便將來作為標準的緣故 第六七條

農商部雖然設有權度製造所製造權度 然而需用之處甚多 恐有供不給求之患 所以依副原器製造地方標準器 頒發各地方供檢定製造之用 以期普及 第八條

權度器具 若用之過久 不加檢定 所有弊病 必然發生 故爾每屆年限 必須檢定一次 第九條

各部主管的事務 既有不同 所用的權度 也因之而異 若並用兩種權度

必然過于雜亂 所以得以指定一種分別應用 並對於甲種之權度互用必  
要時 得由農商部限制行用之範圍 第十條第十一條

一國的制度典章 貴能統一 權度器具 既已釐定甲乙二種 若無嚴厲的  
限制 民間必定自爲增減 大違背規定權度法之意思 第十二條所定 卽  
此限制 若違反這個規定 卽照二十一條處以五十元以下之罰金 十二條及  
二十一條

第十四條 恐怕公私用的權度 有不合法定之處 故爾非依法令檢定後  
附有印證者 不得販賣使用 所以杜絕一切的弊病 第十四條

國家劃一權度 實爲一般國民福利起見 並非故爲擾民之舉 其所以製造  
權度的意思 也不過想確定一種標準器 使人民推行 也不是爲牟利起見  
所以人民有能製造的 亦可特許按照權度營業特許法 凡人民領有執照  
與標準器者 皆得製造權度器具 如此辦理 從前以製造秤斗爲業的人  
可以無衣食之患 而販賣或修理權度器具者 領有執照 也得營業 便民

之法 不可說為不周至了 第十五條

營業使用之權度器具 日久弊生 故須受官廳之檢查 如有違反者 卽照

第二十條處以百元以下之罰金 第十六條二十條

第十七條所規定 全在權度施行細則內參觀卽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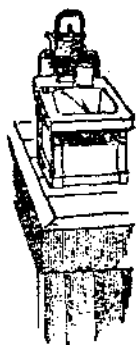
權度器具 必須檢定之後 方能行用 既如前條所說 所以第十九條將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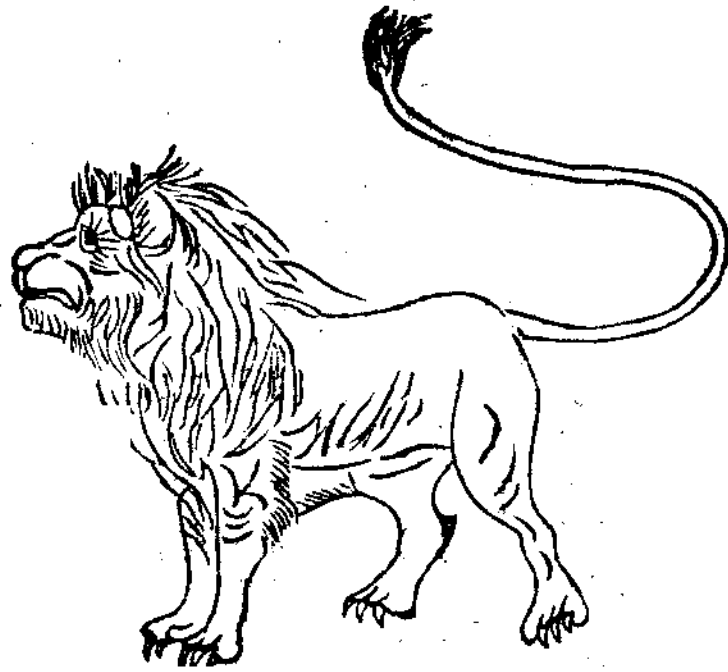
得行用之事情 規定于第二三項中 第十九條

關於權度器具之製造販賣修理及使用之犯罪 本法有罰則的 自然照罰則

辦理 若是罰則所無的 自然按照刑律處罰了 第二十一條

本法施行日期 查考教令 是自民國四年九月一日 於京師區域推行 第二十  
三條





獅 的 覺 醒

陸 亦 淺 聊

個人之性質關係於社會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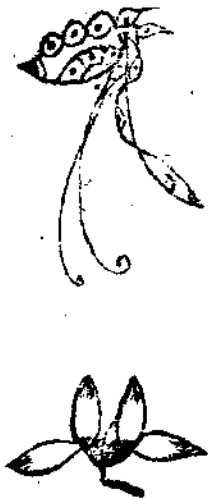
吾們各人所要的不是別的 就是要自由和平安 第一要緊的就是要明白人類的社會 與動物的社會有個大分別 人與動物的大分別在那兒呢 就是人有智慧 動物沒有智慧 你看別的動物除了搶奪食物以外 沒有什麼事可求的 吃飽了就在牆根底下睡 你看見動物有會思想的嗎 動物有慮將來的嗎 是斷乎不會的 會為將來打算的心是出乎思想 思想對了就叫作智慧 你看這智慧 就是人高於物的特徵了 智慧並不是有學問的人有吾們各人也都有 因為有智慧的人 因他的智慧 能叫明天比今天更快樂更自由 所以他就研究科學 講求道德等的事 都是要叫將來比現在更自由更快樂 衆位要想想 一個社會能够平安 不是一個人的力量辦的到的 乃是太衆辦的範圍越大人數越多 那國就特別的強勝 我說幾件事請諸位務必的記着

(一)彼此幫助 我有一天進城僱了一輛車 正走在一個胡同口兒上 對面來了一位老太太 因爲不認的道路 就向趕車問 誰知問了三四次 那趕車的總是裝沒聽見 一句也不理他 吾就急着對車夫說 你爲什麼不告訴他呢 你豈不知尊敬老年人 可憐老年人 是應該的麼 你幫助他又不費你的事 叫別人方便是應該的 你不積點德麼 車夫說老太太與吾何干 吾積了德 也未必叫吾富貴 吾說你這人真太難了 比方一座寶塔只有一個尖兒 若是人人都想座那座塔的尖 誰還座那個塔呢 若是大家因爭著座塔尖打起來 那就與狗搶骨頭沒有分別了 那怎麼算人呢 你看古今中外 凡是叫別人幾輩子想受他的利益人 全是極其卑微 孔夫子一輩子 那兒穿過綢子 打敗拿破崙的威靈吞 那兒吃過肉 發現美州的科侖布那會得着安安穩穩的睡一天覺 自己仍是謙謙卑卑 不恥下問 到現在怎樣 一題到這個人 不就起恭敬的心嗎 吾看這個人到實在是個塔尖了 吾說你

就是不修今生 你也想想來世不想阿 他說嗟來世咧 我這一輩子受够了 你看這樣人 是毫無智慧 心很的像鐵似的 一點也不幫助人 這實在是世上的禍害了 人存這種心 萬不能有好收場 這樣人他在家裏家裏受他的害 他在國裏國裏受他害 我們若打算找平安 就要以他爲警戒了 (二)人都要得自由 自由的範圍越大越好 那是不用說了 可是自己自由不要妨害了別人的自由 自由若太過了 反到生出不自由來 你看街上的人 因爲妨害了別人 打起架來 弄的打官司受罪 或者因爲血氣之勇鬧出人命來 豈不得償命麼 命若丟了還有什麼自由可以說呢 吾告訴衆位 先有平安後有自由 若是打架的 放火的偷東西的很多 便不能平安 就更不要想自由了 比方魚在水中十分自由 若是一下跳到旱地上來 但不自由反到死了 人在法律道德裏頭 也是這樣 若是無法無天 就像魚離開水在旱地上一樣 所以吾說必得有節制 作事要看看於人有防礙沒



有 若是有防礙 便不要作 這就是節制可以得平安的道理 以上兩件事  
情 就是作事爲人的大道理 就是道德的根基 亦是忠孝節義的發源 實  
在是不可不注意的



待人勿存貧富之見說

人生在世 凡有真學問 真本領的 必定爲人所敬重 其次也要有一技之長 不論莊稼人 買賣人 手藝人 凡是能自食其力的 必有一個可取的地方 一旦遇見機會 有人提拔 這就可以闊啦 這個闊是真闊 不像那三天半的假財主 闊不了幾天 轉眼又成窮漢 有志氣的人 自己一定是求學問 重道德 講究勤勞儉省 有見識的人 至於衣服好壞 家道興衰 有錢沒錢 全不要緊 這是古往今來的一個正理 無奈如今晚的年月 可就不是這個樣啦 衣帽年 勢力眼 一遇見有錢的 也不論他是那一類人 也不管人的才學品格是怎麼樣 自要一有錢 這就立時立刻的朋友也來啦 能爲也大啦 見識也高啦 稱呼大爺的 成天不斷 巴結財主的 百萬成千 晝夜的茶館酒肆 自在逍遙 像這樣的人 斷斷不是自己賺來的錢 不是富裏生富裏長 不曉得創業艱難 就是那冒點險 得了意外的

資財 所以他滿心歡喜 一味驕性的了不得 竟知道花錢取樂 不曉得掙錢爲難 一遇見布衣粗服的人 外面不顯着光華 他便恥笑厭惡起來 不是嫌人家穿的比不上他 就是笑人家沒有粗茶淡飯 一來二去 鬧的風俗都隨著壞了 有錢的搶陽鬪勝 沒錢的也要假充有錢 拆東牆 補西牆 這家賒 那家借 久而久之 越過越窮 後來卽或得點好事 也是不夠還賬的 這都是嫌貧愛富 一念之差 就自己身上說 一切行爲動作 要是嫌貧愛富 自己固然是有損無益 對待人家的時候 如若嫌貧愛富 日後更是後悔的地方 很多很多 不是爲人恥笑 就是得不著真才 大凡人的才學品行 韜略能爲 本不在乎貧富 富的固然是有錢 容易求學交友 增長見識 那貧窮的 有學問 有閱歷 還是更多 自古至今 凡那成大功 享大名 轟轟烈烈的人物 大半多由貧苦而來 富裏生富裏長 一輩子不愁吃不愁穿 揮金似土 任意作闊的 有幾個成爲忠臣孝子 義夫

烈士的 衆位不信 我有一個最淺近的考據 說出來 請衆位聽聽如何  
 三國的時代 劉先主(俗稱劉備) 三顧茅廬 這才把諸葛先生請出來 那  
 個時候 劉先主已經是富貴啦 諸葛先生 住的是茅廬草舍 又在那僻陋  
 的村莊 劉先主要是恥笑人家貧窮 他如何能够虛心拜訪呢 諸葛先生  
 要是沒點本領 平素只知道嫌貧愛富 講究吃穿 一味作闊 那能夠研求  
 學問 驚動了劉先主呢 那能穀把西川治理的鐵桶相似成了個三分鼎足呢  
 當初他兩人 要是有一個貧富之見 放在心中 斷斷的不能如此 再說  
 孔聖人的徒弟 有個名叫顏回的 人都稱他爲顏子 顏子住的是個陋巷  
 陋巷 就是俗語說破爛不堪的胡同 吃飯連碗都沒有 用一個竹筍當碗  
 起名叫作簞 喝水連茶盅都沒有 只用一個瓢 到了睡覺的時候 彎過那  
 胳膊來 枕著就睡 連枕頭都沒有的 你說他貧窮不貧窮 還有一位曾子  
 名叫曾參 他的衣履甚至於提襟肘現納履踵決 你說貧窮不貧窮 如今

晚人 要是看見這二位老先生 絕計是不理他的 那裏知道 這二位境遇雖窮 心中却是不窮 因為他懂的道理 一舉一動 全都合乎道德 所以傳到如今 配享孔廟 名垂千古 沒有一個人不佩服的 簡直的比孔子就要差不多啦 由這們看起來 人之尊貴不尊貴 絕不在乎貧富啦 又何必整天的想着驕傲奢華 搶陽鬪勝 學那眼皮子薄 與世俗之人 同此一班見識呢



改良私塾白話問答

香河縣知事翁之銓編

(問)縣長我有一件事情跟您請示請示 怎麼聽說現時要不让教書嗎 甚麼又要考啦 又要查啦 難道說教書還屬私嗎 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答)您不要着急 您那話是聽錯啦 聽我從頭至尾慢慢的給您說一說 如今中國的時勢 比以先可是大不相同了 原先就如同關門過日子一般是怎麼辦怎麼好 現在強鄰虎視 吾國大有危亡之象 我們還照舊那們迷迷糊糊 軟軟弱弱的那個樣子 一定是不行的 必須要想個法子 改規矩 好能夠敵擋他們哪 再說這法可是從那裏去想呢 先要想想他們爲甚麼樣樣比我們強 處處比我們好呢 咱們就在這個地方留心 他們是怎麼樣辦的 我們也怎麼去辦 慢慢的就趕上他們啦 或者比他們還許強哪 我們還怕他甚麼呢 就以現在各國說吧 他們爲甚麼那樣的富足 那樣的強盛呢 實在是因爲他們各國學堂立的很多 大家想出多

少的好法來 所以他們的各樣手藝 是極其精巧 各樣槍炮 是極其的準成 所以他們的國家 纔能够那樣的富強 現時我們中國各處設立大學中學小學武備工藝 各樣學堂 也就爲的是比他們好的地方 固然照舊保存 不如他們的地方 也可以仿照他們那樣辦理 將來就可以趕上他們 好與他們爭強鬪勝 不受他的欺負哇 至於咱們各州府縣 不能够設立大學中學 也必須設立些小學 這小學現在叫作國民學校 因爲自要是我們中國的人民 當年青的時候 必須要入這個學校 念些個書 明白些個事理 學些個本事 將來可以升入別的學堂 給國家辦點事情 就算是不入別的學堂 將來學生意 過日子 要是在小學畢業以後 眼前的說帖信件 準能會寫 眼前的算盤 準能會打 眼前的事理 準能够明白 這豈不是有實在的用處吧 說到這裏 可是還有一樣難處 方纔沒說嗎 自要我們這國的青年子弟 必須全都入這個國民學校

先不用說全國 就以咱們香河說吧 香河全境 大約三百六十多村 要是讓我們香河的青年子弟 全入國民學校 全縣至少也須要設立四百處小學 一處小學 每年花費就打一百元 四百處學校 全年花費 必須用四萬元 以我們香河這樣的窮苦 一年要拿出四萬元 去立學校 這豈不是比登天還難嗎 所以現時國家就想出一個極好的法子來 甚麼法子呢 就是改良私塾 要讓這私書房改變規矩 也可以幫助小學校 教訓咱們的子弟 一來本縣可以省些款項 二來子弟不致於沒處念書 並且先生還可以多得些束脩 這們一辦 不祇於一舉兩得 簡直够着一舉三得啦 你說這事好不好呢 您聽說的話 實在是這麼回事情 那有不讓教書的道理呢 這話您豈不是聽錯了嗎

(問) 嘔 這就是啦 敢行是要改良私塾 好幫助着學校 教訓咱們子弟 並不是不讓教書 這們一說 以前那話是我聽錯啦 但是書房爲甚麼叫



作私塾 私塾又何必改良 這又是怎麼回事情呢

(答)書房叫作私塾的原故 是因書房的舊名 就叫作塾 禮記上說過 家有塾黨有庠 這塾就是書房的意思 又因為書房是個人私自立的 沒有稟明在案 也沒有領過公款 所以叫作私塾 並不是屬私 可無論怎麼說 究竟這全是個名目 沒有甚麼很大的關係 至於說到私塾為甚麼必須改良 這事情可又費了研究啦 別的先不要說 咱們先說改良這兩個字吧 無論甚麼事情 甚麼規矩 全是按着時勢定出來的 要是前些年規矩 行到如今 就許於現在的世道 有不相宜的地方 咱們想個法子 將他改變改變 讓他相宜 這不就是改良嗎 易經上也說過 窮則變 變則通 這也就是改良的意思 再說私塾於現在時勢 可有甚麼不相宜的地方呢 並不是私塾於現在時勢 有不相宜的地方 實在是私塾的規則行到如今 有不相宜的地方了 怎麼說呢 您想私塾的規則 學

生一上書房 一定先念三百千 然後念四書五經 三百千先用說起 這四書五經 全是老聖人留下的 誰敢說不好呢 就是私塾自來多不好 講書 是個太不相宜的地方 俗言說的好 念書不講不如瞎糊囔 況且 四書五經的道理很深 就算是講那十歲八歲的學生 也是不容易明白 所以原先學生念書 必須念到二十上下歲 實在打算望上巴結啦 纔能給他講書 所念的書纔能明白 纔算有用 要是念到十一二十二三 就讓他去學生意 或是在家裏過日子 所念的書 一點可就不明白 一點也是沒用處 聰明的還許認的幾個字 微然不聰明的 連幾個字也是不認的 說到着裏 你再想一想 比方一個書房裏邊 就打三十個學生 這三十學生 不准有一兩個打算望上巴結的 還是讓他念上幾年 半路兒改行的很多 可是照以上所說 學生要是一改行 所念的書 全是不能明白 不能使用 你說私塾的規則可是合宜是不合宜呢 以上所說這

些情形 也絕不敢說處處的私塾 全都如此 還是這個樣子的居多 再說回來 私塾的規則着些年就是這個樣子 就算先生明知道不好 賢賢失失的 也是沒有法子 所以啓們國家看着這個情形 就給啓們定出改良的法子來啦 要是按照這法子一改 學生所念的書 全是由淺入深 並且全都隨念隨講 隨講隨着讓他編白話 編淺文 將來能够望上供給更好啦 就算是不能望上供給 念三年准有三年的用處 念四年准有四年的用處 絕不至於白費工夫 一字不懂 這豈不是很好啦嗎 這就是私塾必須改良的緣故

